

卷三

書名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嘉靖二十八年序刊本
 撰者 明 陳九德 輯, 明 嚴訥 校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史-詔令奏議-奏議-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文鈔-6
 編號 B19232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92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文鈔-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嘉靖二十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大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者儒李習率父老出
 安見

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有主矣
 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次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題弭災修德疏

姚夔

題政治終始事

姚夔

乞取回買玩好王太監奏狀

王恕

奏扶持國本事

林俊

請召回蘇松織造使臣疏

徐恪

皇明各臣經濟錄卷之三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次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保治

景泰

天順

成化

軍民利病奏一

孫原貞

一論馬政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為先如漢太僕

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

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

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

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



有兩院四監六房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匹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登餵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啻十匹又有馬戶別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此前代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於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地

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馬匹先俵順天等八府民間牧養必使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者其必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死者駒有虧未免督責追陪其續追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當參者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使孳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

官爲多牧民免再增幸甚

軍民利病奏二

孫原貞

一屯種事天下軍衛設置屯所軍士種田秋成比較將粒舊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穀二人之用有十八石者則二人之耕穀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千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算此寓兵於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爲細務軍士下屯者少舉天下幾百萬之兵不耕而食臣恐

民租不足餽餉欲倉廩充實其可得乎且今

國家營造已罷西洋不去四方無虞惟在京操備漕運備邊三事餘無征差 前件如蒙

言乞

勅五府該部行移在京在外衛所取勘軍士除前項差占及守城等項外餘悉屯種然軍貧乏者多牛隻器具一時莫措耕種尚艱計其所收籽粒一二年間且宜寬減以後依例比較仍於農隙時月脩習武備則兵不至於坐食而廩有餘積矣

石亨之變一

祝允明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為矣蓋圖之徐元王軌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曰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實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時

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柰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歸鬼也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起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交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為知時天色晦冥軌

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貞大言
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鈇錮密扣不應俄聞
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
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與勇士踰垣入與外兵
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軌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軌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
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其官某有貞等前道
必邇屬卓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道
武士以推擊有貞

上此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坐
鍾鼓齊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泰皇帝聞鍾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
李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
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李士掌文淵閣事

石亭之變二

李賢

石亨常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守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第私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爹擡舉各衛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

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任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提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

三月虜寇延綏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不晚也童

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
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的亨時
還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

上命還位露刃以待

石亨之變三

李賢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
圖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
欲取 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

之亨等遂以迎

駕為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

封忠國公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

黷貨無厭方復立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

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

月不息乃群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

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

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

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

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

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檢察果皆虛詐置處於法人
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
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
以為天道好還如此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
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
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陞格部下加以恩澤為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肩

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
以迎

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
獄贖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抑之吉祥
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
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
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

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逮景宅前遇景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景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部且行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擁入三鼓之時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間鎗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焦壽郭英等拏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

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亦打一背曹欽適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忘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逮景譖毀反欲相殺提景頭示予曰誠為此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可即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王翱處借紙筆寫本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燒焚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昂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長

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鏗令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害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

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與正刑蓋此亂臣賊子肆待反逆

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被戮受其傷害多端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平逆頌序

汪敏政

天順辛巳秋虜寇宇來擁衆迤西

上命懷寧伯鏗帥師禦之而以兵部尚書昂節制其軍先是昭武伯欽及其黨以靖難功權傾中外上稍裁抑之遂蓄異志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鏞弟都指揮鉉謀入內為

亂推其黨之黠者為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其仲父宦者吉祥為內援并結蕃將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

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後天曙漏下四鼓舉兵犯闕合番漢人五百騎直抵禁城雷鼓大振擄殺錦衣指揮景擊翰林學士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翺於東朝邸鐸帥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深斲傷廣侯安時禁門未啓欽督其黨縱火焚東西城皇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莫知

所
道明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繼宗將之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瑾及諸將臣分道迎擊昂以精兵殿之首尾聯絡旗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鏞以眾接戰王師銳甚賊眾披靡自辰至午敗鏞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以馳瑾將五六騎出覘卒與欽遇眾寡不敵力戰死之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枕藉鏜令執潰者斬以徇責戰益急發神臂弓射之追斬鉉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諸軍

進薄其衆大破之鐸爲亂兵所殺欽入其家溺
智井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兵追之
皆被獲是晚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於
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棄市而磔欽尸籍其家
以賚將士餘黨並落官職沉嶺南旌死節功追
封瑾梁國公謚忠莊贈深少保謚忠愍論功行
賞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翱並以本官兼
太子少保鏗賜爵胤侯而進完者禿亮爲都督
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詔暴欽罪于中

外嗚呼不測之虞起於一旦若此伏惟

皇上聖德神武荷天地廟社之休不旋踵而醜類殄
滅

宮闕肅清稽古考今宜有紀述臣誠不佞謹撰平
逆頌一首雖不敢上備尚書故實亦少見愛
君尊

上不能自巳之誠于萬一云爾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臣等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白啓沃之言惟仁與

義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
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罔陳丁

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
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
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
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
在紛靡麗華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
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

皇上奮發乾斷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

朝之後依

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未變時故事駕御文華殿留
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
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
之間悉依

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異復有降者臣甘
當萬死不辭也夫貴近之臣人所憚畏久預外
事便成輕重臣伏觀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

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
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
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
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
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憂心茲者
又詔鎮守內臣外臣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
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切惟天順
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
有天災必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
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圖
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
之財以充貢獻之名豈有出已物哉而乃水陸
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
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
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
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
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兼掌及其致仕恩澤
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

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奮激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容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侍從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伏望

聖明鑒察臣等不勝幸甚具本謹題請

經政治終始專

姚夔

臣伏聞述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愛之至警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侈奢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

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
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 詔天下正家之禮嚴

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
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天

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爲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明至聖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

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敘則陰陽不調災

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

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矣聞

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

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

得所請輒從此

陛下防微之意有未終者也謹題請

旨

乞取回買玩好王太監奏狀

王恕

據江東馬驛報准前路遞到欵差內官監太監
王 牌面為公務事臣始則以為

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府地方飢荒軍民流亡恐
臣等奉

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內臣齎內帑
錢物遠來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
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監前來江南北飢荒
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飢荒
殊甚斗米值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老
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至四方不可勝數臣奉

縣無人可者十夫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
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
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
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恕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
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已而
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
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
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
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

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
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
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
屬廉能等官分齎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
處聽其地利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
爲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
民猶或可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此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
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聽納之主奠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特
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
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
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
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
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拏却乃竄身逃罪不圖
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誣蒙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
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
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誕說
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
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王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
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日且壞矣居民重
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

王之政斷不為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
昔衛懿公好鶴駒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
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將戰夫鶴之好似
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
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
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
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
為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

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荐進繼曉陰求蓋寺
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為是被

陛下逼脅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
文已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
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
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為身危之斷謂粉梁芳
之身不足償其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
熟視默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
奸臣抗可否是猶觸觸斧戣赴火已不可言
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
食也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
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
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
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
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斤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又秉筆史官必訛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間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臣不敢過望然亦豈忍懷不直之名為

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欺罔臣不勝愿激之至

請召回蘇松織造使臣疏 徐恪

臣聞有國家者多輕東南而重西北及意外之患徃徃起自東南如漢之劉濞唐之龐勛元之末有方國珍輩是已仰惟

聖明天縱德政日新紀綱昭明萬無此理但去冬彗掃天津正當東南分野天其或者以東南民力之竭故出此異以示警歟謹按晉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占曰災在吳

越晉不知謹後果有變其在本書可詳究也竊
惟災異之見天心仁愛所在惟先事修省以消
弭之於未然則災乃為福異乃為祥爾今之南
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即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
數倍於他州而統綺錦繡之貴歲有常額上供
六宮之用下充四夷之賞近又差內臣徃彼織造

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闈
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
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為蘇息誠
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

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
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
下柰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
乎伏觀

皇上即位首頒

明詔特召蘇杭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即便回京是
以宣布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歡心鼓舞以謂
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
者之過非

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司則所自未免有為惠

不終之嘆此徵臣
不避斧鉞冒昧而已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仰遵

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
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
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
微杜漸之計悉聽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
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





